

两岸一家亲
同圆中国梦
征文选登
活动主办:
福建思归心文化产业发展有限公司
厦门日报社
征文邮箱:csfk@xmrb.com

一曲《乡愁》两岸吟

小时候,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,我在这头,母亲在那头……40年前,我在初中语文课堂上,第一次听到余光中先生的名作《乡愁》。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,我们的语文老师——一个刚参加工作的激情满怀的年轻人,拿起一本他心爱的诗集,给我们深情地朗诵了这首诗歌。那时候,我还不能完整深刻地理解这首伟大的诗歌,但它整齐的韵律,深沉的情感,深深地打动了年少的心,从此,它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30年前,我大学毕业,从湖南老家来到厦门,也成了一名初中语文老师。从此,一曲悠远的《乡愁》,在我的课堂上一遍又一遍唱响。离家千里之远,西望故乡,乡愁油然而生。隔着一湾浅浅的海峡,遥望宝岛台湾,又多了许多神往。读得多了,教得多了,对余光中先生诗中饱含的对故乡恋恋不舍的情怀,期待海峡两岸早日统一的赤子之心有了更加真切的感觉。

余光中先生祖籍福建永春,1948年他从当时的金陵大学转到厦门大学读书,后来去了台湾。虽然只在厦门大学读了一个学期,但他对厦门和厦门大学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,曾多次回到这个让他魂牵梦萦的美丽城市。余光中先生每次到厦,都会掀起一股文化旋风。每当这个时候,我都会尽力收集各种报道,品味每一个细节。虽然一直没有机会来到现场,亲眼看见自己崇敬的余光中先生,但只要想到余光中先生离我如此之近,我都会感到温暖亲切。

2017年12月,海峡两岸汉字节在台北举行,我作为大陆代表团成员,第一次踏上了宝岛台湾。正当来自海峡两岸的团队在紧张评选年度汉字的时候,一个噩耗突然传来——余光中先生在高雄去世了。这突如其来的消息给大家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,我们停下了手头的工作,默默地表达对大师逝世的哀悼之情。余光中先生逝世后,两岸媒体都做了大篇幅的报道,我翻看报纸上的一篇文章,耳边又响起了熟悉的《乡愁》,内心满是深沉的哀思。

我想起,2011年12月,余光中先生应邀来到华南理工大学讲学。面对千余名青春飞扬的年轻学子,他亲自朗读了自己为《乡愁》续写的第五段:“而未来,乡愁是一道长长的桥梁,你来这头,我去那头!”在这节续写的诗里,余光中先生将乡愁化作往来的桥梁,将海峡两岸紧密联系在一起,描绘了一幅海峡两岸共同繁荣共同发展的愿景——这样美好的一天,我相信,一定会早日来临!

菜瓜打狗去一半

“菜瓜打狗去一半”,是一句闽南俗语。“菜瓜”就是丝瓜,这句话的意思是,用菜瓜打狗,一下子就砸掉了大半个。用来比喻采取不当方法办事,结果反而损害了自己的利益。同类的俗语还有:菜瓜敲大锣,越敲越远。同样也用于嘲笑那些处事不当的愚蠢行为。

难忘那年味

年过半百,已不再像幼时那般期盼过年,想来原因有二:一是随着年龄的增大,身体机能开始走下坡路,每过一年,渐老一岁;二是如今的“年”,与过去相比,总是感觉少了些什么。

作为上世纪七十年代生人,“年”是我们一年中最盼望的盛大节日,那欢乐的滋味至今犹时回味。“年”的色彩首先来自食物。在那个年代,“年”自带盛大节日的光环——不仅可以放开肚皮吃,而且可以吃得好好。那时,各类食品都凭票供应,且得排队抢购,我们这些孩子常被家长早早从被窝中拉起来,去排队买东西。当然,我们最喜欢到食品商店排队。食品商店供应的是各类节日特供的糖饼糕点,那附赠的糖饼糕点都是散装的,买到手回家路上是我们这些孩子“作案”的良机,偷着吃点、藏点,只要不是太过分,家长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

那个年代没有冰箱,各类生鲜食品须得靠油炸或腌制才得以更长时间地保存。于是,往往在过年前的一周,甚至更早些,厨房便开始飘出各种诱人的香味:炸肉、炸鸡、炸鱼……各类肉丸子、菜丸子是主角,而平日里节省下来的食油都派上了用场,若是不够,还得凭票买来肥肉熬猪油,而猪油渣本身就是一道菜。

提前炸好的菜,在我的记忆中,父亲会用一个大大的有盖的箩筐来收纳,然后藏在阁楼,并撤掉木梯。盖是防老鼠的,阁楼则是防小孩的。当然还有各类腊肉、灌肠,挂在房前屋后的房檐下,明晃晃的阳光下,常有油水滴下,引来一伙伙快乐的苍蝇、蚂蚁。

好不容易等到除夕,这些食物才如出阁的闺秀,掀掉盖头,与我们相见。记得除夕年夜饭,几类食材是必须有的:除了年年有“鱼”之外,地方特色便是血蛤,“蛤”有来年“发财”之意;韭菜也得亮相,菜名为“韭菜春”,除了“长长久久”之意,还有春意盎然的寓意。食欲得到满足,娱乐就被提上日程。在那个电视尚未普及的年代,没春晚可看,我们这些孩童必不可少的是放鞭炮。小孩放鞭炮都是拆零了放,放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:丢进水里放、插在树缝放、放进



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的过年老照片。穿上新衣新鞋,还有一把通过“哭鼻子”要来的玩具大刀,这是那时过年我最大的收获。

铁皮罐中放。遇着哑火的,我们也舍不得丢弃,我把锤子敲破再放……

对小孩来说,收“压岁钱”是最快乐的,但往往是压在枕头下陪我们睡完一夜后,就被父母“没收”,贴补家用了,当然零头还是会给的,毕竟是过年。大年初一的重头戏,是给长辈拜年。拜了年,长辈都会给红包与各种吃食,回家的路上,红包尚在口袋里,集市上的各类小吃、零嘴和玩具我们都是会买上一些的,但花费不能过火,因为红包回家后还要上交,弥补父母发红包的亏空。上学之后,拜年名单中多了老师,而老师家便成了我们这些同学的聚会之地,不同年级的学生聚在一起,竟混成熟人,特别是考上大学后,见面都格外亲。

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,年味却如此丰盈,简单的欢娱得以放大,而记忆滋滋在念,往事都成美好的回忆……

家事 美好的一天

周五晚上,妻子因感冒身体不适,我心疼她的同时,还有另外的担心:上小班的大宝明天就放假回家了,周末如果“大闹天宫”,岂不是会影响到她的休息?

翌日清晨,我已经做好要和大宝促膝长谈的准备了一——不管怎样,我得守住我们卧室的房门,让妻子得到足够的休息,切不可让她横冲直撞、大吵大闹……

“你知道吗?女儿让我多喝温水,这样好得快!”在餐桌前,大宝和妻子并肩而坐,妻子的话语打断了我刚刚的思绪,虽说她戴着口罩,可我依旧感受到了她满脸的喜悦。眼前,大宝一手拿着自己的小水杯,一手轻轻托着妈妈的大水杯。“妈妈,你快喝吧,我一下子就能喝完!”说完,大宝当即咕咚咕咚喝起水来,那样子,像是一个口渴了很久的人儿。

我错愕良久,要知道,她可是一个要大人反复催促才愿意喝水的娃。此刻,在得知她妈妈生病后,竟以身作则,一改常态,着实让人目瞪口呆。一大早,她就用实际行动温暖了她的妈妈,当然,还有我……

临近中午,大宝和她奶奶外出归来,一踏进门她便呼喊着妈妈。我闻声赶来,生怕她又惹是生非,吵到她妈妈休

息,不承想,她先我一步到了房间。“妈妈,我给你买了百香果和甘蔗,你赶紧来吃哦,吃了感冒就好了!”大宝一边说着,一边用手指了指客厅茶几,有些着急。“这小家伙一出门就念叨着要给我妈妈买水果。”她奶奶不知什么时候也走了进来,喜笑颜开地说道。看来,我又错怪她了!曾经,她闹着脾气死活不进家门;曾经,她一进门就躺在地上撒泼打滚;曾经,她鞋也不脱就肆意地在屋内奔跑。以往回家就闹事的她,现在心里装的全是她生病的妈妈,这样的表现怎么能不让人动容呢?

晚上,她妈妈在浴室里泡脚,她数次在门口徘徊,时不时就会探头探脑。在一旁抱着二宝的我,对她的举动有些捉摸不透,不过,反正她也不捣乱,就由着她吧。说时迟那时快,我瞅着她,只见她一个箭步就冲进了浴室,瞅准纸巾迅速三连抽,又来到妈妈身边。我连忙起身,嘴里一句“不要玩水”的指令正待发出,她却抢先我一步开口了:“妈妈,我来帮你擦脚吧。”

我的脚步停下了,就这样静静地站在浴室门口看着这样温馨美好的画面:妻子早已被满满的幸福所包围,又惊喜,而又欣慰——真的,懂事的她带给我们多么美好的一天啊!

闽南习俗 玉环

暖暖的午后,外甥的膝上放着他酣睡的奶娃,只见他轻轻地捏着那小白葱般娇嫩的手指,小心翼翼地为他修剪指甲。我急急走过去,很想制止他,却怕一不小心,指甲刀会划伤奶娃。外甥抬头看我一脸焦灼的样子,轻声问:“姨,你有啥事?”我叹了口气,说:“唉,我本想阻止你给娃修剪指甲,他睡着了,你不能动他的。”外甥没听完,就笑出了声:“哎哟,我的姨,你还是读书人呢,咋跟外婆一样呢!”

外甥的外婆就是我的母亲。母亲规矩很多,细到生活中的每个环节。她不准我们踩门槛,说这是房子的肩膀,不能踩,只能跨过去;她不准我们敲碗,说乞丐才敲碗;她不准我们把头伸到碗里吃饭,因为只有小猪才会把嘴伸碗里;若吃饭时有人来,无论是谁,都要为他盛上一碗;不能让猫儿上灶,同样,小黑狗在我们吃饭时也不可能得到一根肉骨头,我们看不到它满是请求的眼神,可是每次都被母亲的眼刀阻止了……

最搞笑的是,每次我要出门,临走前,母亲总是匆匆跑到门前的草丛中,折几根草,强行塞进我的口袋,搞得我莫名其妙。母亲说:“就带着吧,这是家乡的草,会保

带着一把草去远行

你们平安的。”我一开始很抗拒,很想把那把小草从口袋里掏出来扔掉,却被严厉禁止,只好哭笑不得地带着那把草去旅行。

儿子长大后,每次回老家要离开时,母亲也要往他的口袋里塞一两根她精挑细选的草,儿子以为外婆在跟他做游戏,乖乖地任外婆在他的口袋里塞草。那天,儿子要出远门,他的外婆不在身边。我把所有的东西打包好,该叮嘱的话说完,儿子很好奇地歪着头,问我:“妈妈,你是不是忘了什么?”“什么?”“妈妈,你忘了往我口袋里塞一两根草呀……”

出门前要在口袋里塞草,这是什么风俗呀?我去请教“度娘”,一查,原来还真有这风俗。只是放的东西不一样。据说,放绿草的意思是,“你是红花,一路有绿叶陪伴”;放红糕和苹果的意思是“高高兴兴出门,平平安安回家”。

我想,大概得等我的外甥,长得像我一样老时,他才会明白母亲说的这些规矩。因为老一辈人的眼里,灶有灶神、门有门神、床有床母……自然,家乡的草会牵引着我们,保护着我们踏上陌生之地,即使历万水千山,仍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。

再回首 湖亦方

当我蹬着脚踏车悠闲地在海沧湾公园转悠时,我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学骑车的光景。

那是一个暑假,烈日炎炎,树木被高温烘烤得无精打采。收完稻子,总算不用被父母揪着帮忙干农活了,我无聊地躺在竹椅上吹着电风扇,在日晒的炙烤声中打着盹儿。在哥哥的央求下,母亲买了一辆自行车,蓝色的喷漆,黑色的把手,锃亮的不锈钢篮筐,甚是好客。

每日里,见哥哥骑车出去,我就格外羡慕。一有机会,我就去摸一摸车把手,拨一拨车铃。母亲见状,说道:“你学呀,很简单的。来,我给你扶着,你上去骑。”我开心极了,二话不说就跨了上去,但是,我个子矮,屁股够不着车座,于是母亲帮我调整了一下车座的高度,我才勉强坐上去,但脚又够不着踏板了。母亲在后面帮我扶着车,指挥着:“把稳了车头,开始踩。”当车开始往前挪,我又紧张又兴奋,母亲又发来指令:“不要盯着脚下,头抬起来,看前面。”虽然骑得七歪八扭,但我总算在母亲的帮助下绕着门口的空地骑了两圈。半会会的时候,最是心痒,母亲让我停下,明后天再继续练习,我偏不听,心想着也没有那么难,不靠母亲的帮助我自己应该也能骑,结果一跨上去,还没

儿时学骑车

来得及踩踏板,我便连人带车失去了平衡,所幸没摔坏新车。

见我学学,母亲说:“最近不得空,我给你在后座绑上扁担吧,帮助你保持平衡,你自己练习,只能在门口这块空地骑,不许到大路上,听到没有?”我满口答应。也许是“初生牛犊不怕虎”,经过几天练习,我终于学会了骑自行车,那时候的自己仿佛刚驯服一头怪兽,骄傲和自豪之情完全不亚于得到作文比赛大奖。我加快了车速,圈子也越转越大,还想着跨过门口的一道坎,可终究低估了那道坎的高度,结果再次连人带车“咣当”倒地,这次就没那么幸运了,我的脚踝磕掉了一大块皮,鲜血直流,但是我没哭,消停了两天,又开始骑车,俨然一副“好了伤疤忘了疼”的样子。

回想起来,我还有点羡慕那时候的自己,年少无知却一往无前,骨子里藏着一股不服输的倔强。还记得王小波曾写道:“后来我才知道,生活就是一个缓慢受锤的过程……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这一点。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,什么也锤不了我。”读着,颇有些况味,其实,时光不可逆,世事不可料,但也许,我们可以选择一直“生猛”下去。

Advertisement for Xiamen Metro and City Express. Includes QR codes for AmoyCSJB Douyin and Chengshijiebao Wechat, and promotional text for New Year's Eve celebrations and travel packages.